



总是相信爱

邓培君 / 著

星移斗转，该相遇的人，终究会相遇。

Z o n g s h i X i a n g x i n A i

线装书局

Zongshi Xiangxin Ai

总是相信爱

邓培君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是相信爱 / 邓培君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7.9 (2018.3)
ISBN 978-7-5120-2878-4

I. ①总…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9672号

总是相信爱

作 者: 邓培君

责任编辑: 曹胜利

装帧设计: 扬子鳄书坊·唐秋萍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B座17层 (100078)

电 话: 010-58077126 (发行部) 010-58076938 (总编室)

网 址: www.zgxzsj.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 数: 3001—6000册



线装书局官方微信

定 价: 38.00元

星移斗转，该相遇的人，终究会相遇。

“我是一个处女。”雪子喝了一口凉开水，若无其事地说道。

“嗯？他们不是你的孩子吗？”望着草坪那边正在落羽杉的阴凉下玩耍七彩气球的两个孩子，我唐突得不得了地说道。

“怎么不是？他五岁，她三岁半，异父同母，”她停顿了一会儿，“但我从来没有爱过！”

“咳咳。”我轻咳了两声。我最讨厌自己这种恶习了！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喉咙干涩发痒之类的不舒服！我总是在类似此时此刻的仿佛手足无措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假模假式地晃动右手，半握拳头，举到嘴边，轻咳两声！更要命的是，我竟然不知道这种恶习是什么时候怎么养成的，而且几乎不为它感到一丁点脸红。

“你不爱他们？”才说出口，我就对自己这拙劣的双关语感到非常无语、尴尬不已。

“我很爱他们。”雪子微微一笑，向孩子们努了努嘴，说得云淡风轻，“我真的很爱很爱他们，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有多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

“多么幸福的孩子啊！”我说。真见鬼，我要怎么说才好！

“幸福？”她问得不需要答案。

“你幸福吗？我姓伏。呵呵。能得到你的爱，不管什么爱，哪怕是友爱，哪怕是一丝丝，也是最幸福的了，何况那样爱得无法形容！”我想尽量让自己保持自然轻松，于是先说了句俏皮话，但刚说出口我就发现，那一句好像是过了气的网络时尚流行语。如果这时有人问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还真不敢理直气壮地回答他。

“只会说嘴。”雪子说，“没有一点长进，伏同学。”

“而宇宙中的任何一人，任何一物，有哪个是没有获得你的友爱的呢？特别是……”我简直是蛮不讲理地自说自话，而且仿佛直接连上了遥远的过去，那时我们还在大学的图书馆里为赋新词强说愁。

“除了你！给点颜色就开染坊。”她看我有借题发挥没完没了的架势，赶紧把我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扼杀在摇篮的萌芽状态。

“咳咳。”我没有办法，只好搬出我的天赋，轻咳两声，然后喝了口纯净水。奇怪的是，我又咳咳了两声，而且还咳得有点重，想必是被水呛到了。

“除了我？Why？”等我的呼吸稍加平复，我觑着脸问道。

“Because，仅仅只有友爱吗？傻瓜！”说着，她低下了头，乌黑的刘海一阵轻微的波动，仿佛一阵半山公园的水仙花香暗暗袭来。

事情往往就像这样，一个不经常买彩票的人，某天路过一家彩票销售店，不经意进去买了一张，整个过程都自然平常，中或者不中，完全没想，没有一点意识，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一点杂念，不过是拿了几张毛票，换了一张印着几个数字的纸，甚至对那个彩票销售员是男是女是小孩是大人，都毫无印象，可结果是他中了500万。只是此时的我，感觉要比他幸运无数倍。如果他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如梦如幻不可思议的，那我只能用“无法形容”这四个字来形容我此刻的状态。

“什么瓜，”在一边凉快里待着的小屁孩们全神贯注地玩耍着，哥哥阿秀条件反射似的，一本正经地说道，“不能吃？”

“傻瓜！”像从遥远的崇山峻岭传来的回音，妹妹亚男应答道，“上官老师说的。”

刹那间，在我的世界，什么都发生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然而看看孩子们的脸，听听他们的语言，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熊孩子，狗杂种。”听到孩子们的微言大义，雪子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雪子说地气十足烟火味爆棚的话，我感到既惊恐又惊喜，但两者我都没有表现出来，对自己的这点城府，我颇感得意。

然而在她说话间，我们的眼神似乎撞了一下。莫名其妙，我们俩的脸同时红了，但我感觉她的要红得深一些，也红得多一些，简直已经红到脖子了。

“哈哈，你还是像以前那样逗我。”我貌似无故大笑。

“逗的就是你啊，否则……”雪子莞尔一笑，说道，“你刚才想说，特别是什么？”

“哦？想知道啊？那，你说否则什么呢？”我感觉我做作得令人想吐。

“否则逗谁去呢，是吧？”

“特别是西红柿啊，哈哈。”我对自己笑的腔调感到很不舒服。我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很久了。大概十年前，我就知道自己的言行举止虽然都是十二分真诚的，但自己却觉得有扭捏作态的嫌疑，烦得要命。我曾偷偷去看过心理医生，龙医生说可能因为我太自卑了，所以太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印象，于是总想表现得自己认为的完美……她化长篇大论为苦口婆心娓娓道来，令我备受感动，然而我几乎不记得她都说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常感到自己的心理疾

病无药可救了。我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十几年，长时间焦虑、恐惧、心率过快，为时光匆匆，为蹉跎岁月，为梦想总是幻灭。

“你还记得啊，哈哈，”雪子学着我的腔调，“都不知道你哈哈什么，你一哈哈，我就觉得气促。”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忙道歉。我对我这样的反应感到很失望。

“哈哈……”雪子灿烂地笑。在她的笑声中，似乎有一条毛细血管已学会悬崖勒马，将一阵就要触及灵魂的暖风，轻松拉回，化解了一次冰河期。

“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小声但坚定地说道。真见鬼！我仿佛又落入了刚刚被雪子化解了的冰川。我恨死自己了。我怎么总是那样慢半拍而跟不上时机呢！

“说起番茄，”雪子叹了口气，说道，“我早忘记她了。”

阿弥陀佛，她丝毫没有受到我的拖累，话题不可逆转地转换了，谢天谢地！冰河期过了，就是过了。大自然的车轮，滚滚向前，常常是一去不复返，面对这种情况，人除了接受，就是忍受。

“忘记了？”我一点都不相信她的话，于是有点阴阳怪气地问道，“我都没有忘记她！我一直都有她的通信方式。那么多年了，她的电话号码一直都在我的通信簿里，只不过像一具僵尸，从来没有打过或接过它。”

“如果不是你提起，我真的就忘记了。”雪子说得有点若有所思。“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呢，她那个号码还是我给你的，不是吗？她早就不用那个号码了，一毕业我们就离开了那座历史文化名城，手机号码通信地址等什么的，全都换了。”

“你爱她，那样决绝；她爱你，那样干脆！怎么……”我欲言又止，是怕自己过于冒犯。我向来前怕狼后怕虎的。

“你太残忍！”我看见，雪子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仿佛一朵花的呼吸，都可以将它们吹落，“你好像从坟墓里，挖我出来，用新加坡鞭刑的藤条，鞭打，狠狠地。不过比起坟墓的阴冷，这鞭打的炙热，让人舒服多了。”

“我错了！”我苍白无力地说。

“谁都没有错，”雪子的声音细微得我差点没有听见，“是时空错了，是命运错了，谁都错了。”

“呃，怎么……”我太想知道她的曾经沧海了，却又要装出有一点点无所谓的样子，掩饰自己那紧绷的神经。

“什么怎么，”雪子貌似怒不可遏，却小笑说道，“审问犯人啊，你！你啥时候改行当阿 Sir 了？”

“美女严重言重了，”见她并不是真的生气，那点傻子都看得出来，我小心翼翼带点嘻哈地说，“我才是犯人，鲁莽冒犯的人。”

雪子看了我一眼，然后深呼吸了一下。

“我不再恨她。我后来就理解她了。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建材城老板，领养了一个非洲白人女孩小 V，一个北美洲黑人男孩大 U，日子过得相当滋润。祝福她。”雪子说得很慢，也很平静。

“你不是忘记她了吗？”她怎么可能会忘记她呢，不过是那样说而已，我明知故问。

“我听狼心说的，哦，亚男她爹、我第二任‘老公’说的。”雪子喝了一口凉开水，继续说道，“我第二任‘老公’是个木工，搞房屋装修的，所以阴错阳差，跟她那位建材城老板在一间 KTV 里相遇了。那天晚上是一个陶瓷老板请的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语，还真说对了，一回生二回熟，他们你来我往，混迹不夜城的每一个灯火阑珊的角落，不仅同穿一条内裤，甚至没洗过的袜子也同穿，恶心死了！他们好得要死！建材城老板后来还经常带上番茄，暮暮

里去朝朝里来，风雨无阻，以至于没有哪间夜店酒吧是他们没有光顾过的。除了夜游神，没有谁比他们更熟悉这个城市的夜了。她那样蕙质兰心、秀外慧中、倾国倾城，不知多少臭男人倒在她石榴裙下。狼心就一直对她顶礼膜拜，只是有贼心没贼胆，只好拿着朋友妻，不可欺的江湖幌子遮掩他的酸葡萄。好像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们一伙烂醉如泥东倒西歪地进了解放路一家夜店，店名好像叫‘地狱之十三道门’，借着荷尔蒙酒精及暗夜三者之间的交媾，狼心说他的无名指不小心触碰了番茄的乳房，虽然是隔着她的红色蕾丝连衣裙和文胸碰到的，但在霓虹闪烁音乐流过之际，恰被那建材城老板敏锐犀利的目光逮个正着。这还得了！据说你们男人遇到这种事情，没有不立马变成野兽的！哦，对不起，像烈日下被点燃的炸药，他们抡起啤酒瓶就往彼此的脑门砸，我的天哪，刹那间血花飞溅，狼心的一只耳朵都被玻璃削掉了，好像是左耳。后面是番茄报了警，狼心被送到人民医院急救，住了十天的院；建材城老板被带到了派出所，拘留了十天。世界就是这么疯狂，都说不打不相识，真不可思议，相识的一打，等到冷静下来后，就愈发如影随形形影不离了，愈发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大概是他们干架后一个多月，建材城老板叫狼心到他位于豹子岭的会所去喝功夫茶，原来茶比酒更醉人啊，八杯茶后，两个大龄剩男之间，进行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推心置腹的密谈——”

“等等，美女啊，”就像小时候听墩子伯伯讲鬼故事听到关键的地方，我既紧张又非常期待，为了平复一下激动又纠结的心，我成心但笨拙地打岔道，“连他哪只耳朵不见了你都好像记不清楚了，怎么那些什么密谈及多少杯茶水你却记得如数家珍？”

“只要是与番茄有关的事，哪怕是那些牵强附会的、远房亲戚般的、费尽周折才跟她丢掉的垃圾联系上的事，只要是与她有关的，

我怎样去忘记？我怎么会忘记！”雪子说的时候，嘴角有一丝隐约的曲线飞过，仿佛无穷远方的忧伤，又像针在她的心尖刺了一下。

“那也是……”我点了两下头，低声说道。

“是什么是？不说了，我真傻，为什么要跟你胡说八道。”仿佛祥林嫂附体，雪子自嘲道。

“我的天！别，别，千万别不说了！”我知道她向来言必行行必果，这回我真的急了！

“那你添什么乱？谁当你哑巴了？那只啄木鸟吗？”感谢天主，雪子这回并没有当真，可能是那只从此地飞到彼岸的啄木鸟，让她破例开恩一回，于是她接着她刚才的话，继续说道，“八杯茶过后，建材城老板歪在他那张明宣德年间颠沛流离流传下来的海南黄花梨椅子上，说了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番茄的秘密，和一些我知道的她的个人隐私。比方说，他说她十六岁之前是男儿身，他说她跟他说了她跟我的相遇相知相爱相离——她跟他说的時候只是说她曾经轰轰烈烈刻骨铭心地恋爱过，而并没有说出她的恋人是谁，甚至巧妙地规避了她的恋人的性别，但我知道她讲的是我，也只有我才知道那是我。他们几个人之间的故事，都是在我跟番茄分手之后到我跟狼心认识之前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不怕你笑话，这一点让我的心好受一点。至少我还有些相信，在我们分手之前，我们是彼此的唯一。我愿意去那样相信。当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我原谅了她，而且，对于我们之前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当时我无法接受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也仿佛找到了答案，所以，我很快就忘记了她。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当狼心告诉我那些后，我突然感到无比轻松，天空变得又高又蓝，仿佛看见海市蜃楼，在太平洋的中心，一条蓝鲸喷起两百米高的水柱。想必那是爱情的召唤，只有爱情的召唤才能拯救溺死在爱河里的人吧。也是自那一刻起，我就把我的爱情打包了，

基石一样放在心底，心想，过去现在未来，从此都与我无关，刀山火海千劫难火星撞地球世界末日，也再伤不了我。”

说到后面，雪子的声音有点颤抖，而我，听得心隐隐作痛。

“都是有故事的人啊，”盯着那两个玩气球玩得不亦乐乎的宝贝，我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而你跟她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当着别人的面，自揭伤疤，或被揭，都是有快感的！”雪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也许她内心早已翻江倒海，但被她强大的自制力魔住了，所以显示出来的只是那么一点小激动。然而我非常担心她会变得歇斯底里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我很渴望她再泄露一点天机。

好在她内力实在深厚了得，只小抿一口凉开水，就平定了情绪的千军万马和波澜壮阔。

“你跟她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还知道一点，也听说了一些，后来就完全没有你的音信了。”别人也许觉得我说得语无伦次，但雪子是很清楚我在说什么的。我和她念的是同一所大学，同一届，不同专业，她在中文系，我念的是天体物理。在大二的第二个学期，我曾猛烈地追求她。她曾在学校图书馆四楼的那个阴暗角落里跟我讲明了她的情况，但我不以为然，以为那是她为了委婉拒绝我而自编自导的一个极端理由。我依然对她死缠烂打，想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直到她万般无奈地把番茄请出来。还是在图书馆那个角落，不过此时有一缕夕阳的光从不怎么明亮的窗户里透进来，几粒尘埃在绕着光线慢慢飞舞；番茄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若不是仙女下凡这几个字被大家用滥了，我会拿它们来形容那个番茄的。虽然我的心一下子被抽空了，被粉碎了，但我真切地感受到，它并没有死，而是像风一样在虚无里飘，所以从此我就遥远地、默默地关注着雪子，就像在凉爽的夏夜，望着深空一颗明净的星星。

“废话！”雪子说得丝毫不顾我这个死要面子的人的感受。

“你何止知道一些，我猜，你确实了解不少吧，就像我理解你有很多的痛。”

“呃，呃，不，”说着我特意挤了个哈欠，极力掩饰自己眼眶的湿润，“是那样子啊。”

“一迈出校门，我们俩就拖着行李箱，来到了南方。那是我们早就计划好的。番茄的老家在华北平原，但她听了我的建议，或者说她迁就了我，跟着我南下，来到了这个海滨城市。经朋友介绍，我找到一份在一家培训机构教中小学生写作的工作，她没有找到合适的，无聊了两三个月，最后在香樟路108号开了一间服装店。选择开服装店，据她说是因为她念了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很想实践一下，然后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你知道的，她高考时报的专业是电子商务。我月薪过万，她的情况比较不稳定，有时亏本，有时日进斗金，总的来说，她的年收入要比我的可观。除了经济，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是融为一体的，尤其是精神与灵魂，‘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说得丝毫不差，亲密无间得就像一面镀银玻璃镜的玻璃与银，彼此个性鲜明，却合二为一，组成一件神奇的东西，而且更难得的是，玻璃与银的角色还经常互换。我们就这样过着宁静、平凡、简单的日子，感恩、知足、快乐，我们都感到从没有感受过的幸福。在工业路36号租的房子虽然狭窄又陈旧，但日子的甜蜜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每天都过得恋恋不舍……租的房子真的很小，兴许装得下一线曙光，根本容不下哪怕最细碎的争吵，所以仿佛没有争吵。为了省下一点空间安放半瓶酱油，我与她的距离，变得就像糖与蜜、火与热，就像一缕太阳光融入一片绿叶，融合融合再融合，两颗心吻合得前所未有的，呵呵，绝无仅有。工业路收集过客的脚步如山脉富集金矿，珍藏我们的艰辛如同幸福，指纹陷入爱巢的肌肤，认领漂泊的归宿……”雪子沉醉在深邃却近在身边的回忆中。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何其羡慕嫉妒恨！”我除了点赞，就是拍案叫绝。

“虽然当时晴朗的天空，偶尔也貌似飘过一小朵乌云，但是浸淫在幸福美好中的我，丝毫没有在意，真的，一点都没往心里去。后来听了狼心说的那些言语，连接到当初番茄她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生活点滴，我才恍然大悟。记得有一回，我们在沃尔玛买一些生活用品，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好像很少买卫生巾，几乎是从来不买。于是我就弱弱地问她说：‘宝贝，这东西好像从来都只是我买呢，你好像相当无所谓啊？’她仅是淡淡地说了句，说什么她家大姨妈不够友好，常常把她这个穷亲戚忘记，有时甚至几年不往来，她还说希望跟它什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才好呢。现在回想起来，我记得十二分的清楚，在问她那个问题的瞬间，她的眼神分明有丝错愕！还有就是有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急急忙忙上洗手间的我，一推开卫生间的门，很不巧，撞见她用拔眉夹在事业线里比画着什么。后来我明白了，她在偷偷拔胸毛。像那样当时看起来丝毫不起眼后来却大有文章的事情，还有很多，现在不想再提起，烦死了。”

“不过，在爱面前，那些事是问题吗？咳咳。”我真想掐死自己，那咳咳两声我真是受够了！好像我得了扁桃体炎似的。好在雪子仿佛没有听到。

“不错，那都不是问题！在狼心跟我说了那些东西后，虽然一切都早已灰飞烟灭，但我曾经无比心痛地在心底对自己不知说了多少遍：‘宝贝，即便那样，又如何，我只有更加重你，更加爱你，比地老天荒更恒久，比海枯石烂更残忍！没有什么能令你我分开，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坠入彼此的怀，没有什么能从我身边夺走你！’”

“既然什么都不是问题，”我一边向阿秀做了个鬼脸，一边故作

随意地问道，“那什么是问题？”

“我不知道。也许什么都是问题，又什么都不是问题。该死的问题，该死的阿Q，见鬼去吧！”雪子撩了撩她的秀发，简直有点抓狂地说道，“反正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反正我们风里来雨里去一起走过一千多个甜美的日子，直到那一年春节过后，番茄从老家回来，就一切都变了！对，就是从那时起，就一切都变了！”

“风云突变，难道是她遭遇了什么？呵呵。”我对番茄的忽然变卦，感到很很好奇。虽然显得不厚道，但我确实有那么一丁点儿窃喜。

“春节还真是个多事之秋！也可能是平时大家无法聚在一起，好不容易逮着春节吃团圆饭这个良机，就争分夺秒说的说、骂的骂、打的打，把积攒了一年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统统都点燃，偏要整些事儿出来才过瘾。不就是回家过个年嘛，回来就换了个人似的。你也是晓得的，之前，她留着齐耳短发，白皙秀丽，清爽干练，跟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无不受到她开朗阳光积极乐观的感染，变得开心起来。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局和什么局的人，说节前专项行动、联合执法，来到她的服装店里，说例行公事，要检查检查。不速之客，来势汹汹，来者不善，然而她一杯茶水加一个微笑，就打发了各路大神。过后她跟我说：‘咱们草民一介，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混口饭吃，哪里有北京时间来搭理那帮肉食者？当差的嘛，装模作样的，不过是为了交差，拍几张照片；大把事情等着他们去做，却来这规规矩矩的小店闲逛。’一天，一对夫妇带着一个一周岁多的小男孩，从她店门口路过，只是因为她向那个小男孩浅笑了一下，那孩子就哭闹得不行，非得要进到店内，要她抱一抱，甚至趁人不注意，轻吻了一下她的脸颊，让他父母醋意横生，说臭小子太过分了，他从来没有亲过他们。”

“太难得了，太纯洁了！”我惊叹得毫无边际，“那大概是在宇宙诞生之初才会有的啊！”

“年年岁岁花相似，过完年，几乎每家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照例在正月初八开门营业，番茄的服装店也不例外。她其实初六晚上九点一刻就回来了，但她没有像往年那样，小别胜新婚似的，兴高采烈地、迫不及待地想要立马见到我，她一直没有回我们温馨的爱巢，而是在店里待着。按照往年的经验，她一般最迟在初七下午五点左右，就会拿着爱的密钥，打开我们爱的小窝。可是我等啊等啊，就是等不到楼梯间‘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在久待的焦躁中’，我的心越来越慌！有几次都感觉手机在震动，急忙掏出来，却是静悄悄如蟋蟀高歌的夜。看着书桌上的闹钟嘀嗒嘀嗒又走过37秒，我终于忍不住拿出电话，慌里慌张打给她，但听到的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再打，又再打，那边传来的一直都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眼泪都出来了。没有办法，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拨通了老家号码，然而那边传来的是，‘对不起，你打错了’。我真的相信我把号码弄错了，于是我打开手电筒，站到电灯的正下方，仔细核对了一下电话号码，又打了过去，听到的却是‘说了你打错了’！我忍不住哭出声来。那一哭，却叫我清醒了几分，我感觉到，那个说我打错了的声音，非常耳熟，仔细一想，我知道了，那是阿姨的声音！不错，她妈妈的声音啊，天哪！我害怕极了，刹那间，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可是说来奇怪，也许是怕过头了，没过几秒钟，我就变得非常冷静，所以再一次拨打她老家的电话，这回听到的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知道出事了，所以变得越发沉着冷静，说时迟那时快，我即刻骑上电动车，冒着被交警教育的危险，一溜烟来到了山茶花服装店。店门虚掩着，里面的灯光却亮得刺眼，透过

橱窗的玻璃，可以看见她躺在沙发上，盖着我们去新疆玩时买的那条羊毛毛巾被，仿佛在闭目养神。看到这种情形，我又惊又喜，但主要还是气，真是气得我说不出口！我一脚把门踹开，冲到店里，河东狮吼般指着被惊醒的她，说道：‘天杀的，你没有死啊！’说完我就扑到她怀里，喜极而泣，死死地抱紧她，用双手捶打她！然而她却冷血得要死，对我的不可理喻的情绪激动，一副若无其事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的样子，只淡淡地说一句：‘宝贝，亲爱的，你怎么了？’听她那样生铁般冷硬的言语，我松开了双臂，从她怀抱里出来，一边说‘没事、没事’，一边拭去自己脸庞上那半干了的泪水。我正要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我还来不及开口，她倒是先问起我来：‘乖乖，受什么刺激了？嗯？谁欺负你了吗？别怕，告诉我，有我在啊。’‘除了你，谁欺负得了我呢？说，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回来都不吭一声？如实招来，否则我告诉我的宝贝，她不会放过你的。’我破涕为笑，理直气壮地撒娇。‘好、好，公主殿下，我招，我招。我是昨晚九点一刻回到此城此店的，不敢惊动你，还不是因为怕叨扰宝贝你过欢乐祥和的大年。’见她语气生硬、阴阳怪气地打官腔，我心都凉透了。她越是那样装疯卖傻讳莫如深，我就越是觉得不妙，就越是担心，疑团也就越大，问题的严重性怎么是可以想象的啊！既然她不愿意多讲，我也就没有再问什么。之前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默契：你不问，我就不讲；你知道我不想讲，所以你不会问；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她的难言之隐，像一颗原子弹，埋在我的心窝里。她把我有点凌乱的秀发，呵呵，轻轻整理了一下，用无名指把一绺落到颊边的撩到耳后。正是在那一刻，我感到她冰凉的手有点震颤、有点麻木，我感到她的温柔，不再是我曾经感受过无数次的等你反应过来早已悄无声息深入骨髓的那种温柔了。在令人神往和无比信任的变幻无穷的既陌生又熟悉的温柔中，出现那